



不思量，自难忘！ ——心祭蒋心焕老师

■ 安徽合肥 万直纯

又是一年清明节，落花缤纷动哀思！

2021年1月22日上午，收到魏建同学的微信，微信告知蒋心焕老师于凌晨1时14分去世的噩耗。虽有预感，但真的到来，还是难抑悲伤！我在医院中，当天有雨，凄冷的冬雨。晚间，我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令我悲伤的时刻，还写下“先生结束了与病痛搏斗的漫长历程”。最近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蒋老师，已过去多年了。当时先生已患病，步履有点迟缓。在我一直的印象中，先生表情和悦、话语亲切，身材高大、体态壮实、步履沉稳。多少年来没有什么变化，给人感觉不显老。此时，我隐隐地感到，先生老矣！近来，先生罹患重症，缠绵病榻，他的病骨支离的形容，令我心痛！他在病床上与师母隔窗相见，生离死别

的场景令我心碎！如今，他在空间上，也在时间上远远地离开我们！真是：死生亦大矣，岂不痛哉！

一时间，失师的悲痛笼罩在同学们的心头，弥漫在“蒋门弟子”微信群里。次日23日，有诗《哭蒋师》发“蒋门弟子”群里：“三十六年师有恩，七十二贤我不贤。欲觅音容唯梦里，犹读遗篇一泫然！”当日日记注解此诗：“1985年投蒋师门下，36年矣！孔圣有三千门弟子，七十二贤人。蒋师育才亦众矣！师有诸贤，余未及也。我乃首届3名研究生之一。”

25日有挽蒋师联：天堂无病痛，祥云缭绕引魂灵；人间有悲伤，泪雨滂沱忆音容。蒋老师的告别仪式，我因疫情不能送先生最后一程，只有用文字表达哀思。

2021年十一假期中，突接大学老

师严老师去世的噩耗。大半年中痛失两位恩师，心情抑郁，多日难以缓解。严老师稍前调到出版局担任业务领导，我无意中追随了老师步伐。此后工作联系颇多，过从甚密。他在业务上的指导、工作上的关照，都令我受益甚多，感激不已，特别是他的书生意气，我有共鸣，敬重之外，谬为知音。也好久未见到，十分惦念。正准备登门拜访，闻说生病住院，很快传来噩耗，只能在殡仪馆见面。蒋老师呢，病中未能问候一声；身后，未能跪送一程。憾恨绵绵，绵绵憾恨！先生，您走了，把悲伤留给我们，留给您的老伴、您的儿孙、您的亲友、您的学生！当然，不是只有悲伤，还有思量。悲伤之余，惟有思量。不思量，自难忘！

20年前，我的关于丁玲研究的专著《丁玲和她的文本世界》曾寄呈老师

指教；20年后的去年岁末，我的论文集《万直纯文学论集》也寄呈。他在病中，不知见到此书没有，不知有无指导意见。像所有的学生一样，我十分渴望老师的指导，还私心期待老师的鼓励、欣赏呢。论文集也呈送系和学科点，书前我写下一段话：

自有仙才自不知，十年长梦采华芝。
秋风动地黄云暮，归去嵩阳寻旧师。

诗人李商隐早年学道于嵩阳观，多年后仍不忘传道之师。我曾问学于山师，学问实发蒙于此。惭无“仙才”，悔未坚持，成果微薄，愧对业师。惟愿后来者多采“华芝”，如此而已。李商隐东还，可寻旧师，而今，我的旧师已成先师，无有觅处。只待纸船明烛送走新冠瘟神，再北去济南拜祭先生陵墓吧。此时，唯有此文权作心香一瓣，焚祭于先生灵前。

春 天

■ 安徽合肥 王张应

正月十五一过，气温陡然飙升到二十八九度，阳光照在脸上火辣辣的，人在太阳底下不能长待，得躲到树荫里。看这势头，春天似已完成使命，夏天匆忙来接班了。不过，天气预报提醒，气温有反复，后头又有断崖式降温，降到零度左右。初看手机上的天气预报，难以置信。春天又不是个神经病，还能如此折腾人？不信天气预报，还真没理由。如今天气预报准确率很高，说下雨雨就真的会来。这次对于天气预报，我且持半信半疑的态度，边走边看吧。

果然，晴暖不过三日，后面开始降温。第一天降十度，第二天再降十度，气温一下子回到春节前。天阴沉沉的，眼看就要下雪。还好，雪没下到城里，朋友圈里传来了百里之外大别山区的雪景图片。照山民说法，他们又重新过年了。城里人自然没有重新过年的喜悦，有的只是阴冷所带来的烦恼。前几天太暖不得不减衣，保守的稍稍减一点，由冬装减到春装。激进人士减得就狠了，一下子变成鲜亮的夏装。在春后减衣问题上，我自然属于保守派，仅将伴我一冬的保暖内衣脱下来，换一件普通内衣。我盘算着，仅减一层纱，就算后面降温，也不必重新穿上保暖内衣。减衣同时，我将房间窗户推得更开，让南来的风呼呼灌入。

面门而坐，我背对窗户。窗外的风吹进来，起先是很舒服的和煦，到后来便是让人缩颈的寒凉。随即拉回窗户，只留很小缝隙，保持房间

里有必要的新风注入。气温继续下降，之前关闭的空调暖风重新开启。出门车上有暖气，人不觉得冷。室内开了暖风也不觉得冷，前几天脱下的保暖内衣我便没有上身。随后，身体却出状况了。先是莫名咳嗽，一天咳好多次，咳得自己心慌，担心是不是染上了什么。自我检视，一直没接触外来人员，没到过有风险的地方，染上时疫的可能性不大。接下来，症状明显了，之前的担心随即打消。打喷嚏，流鼻涕，嗓子干，这可是常见的感冒症状啊。

家人数落，衣服穿少了。我也在寻找感冒的原因。可能还不是衣服穿少了，是房间的窗户开得太大，背后冷风劲吹，人便受了风寒。嗨，这天气真是捉弄人啊。若非前几日过分暖和，衣服不会快减，窗户也不会开那么大，这感冒就可能不会找上我。最难受的时候恰好是双休日。吃过感冒药，症状明显缓解。自己感冒，便关注身边的人有没有感冒。一留意竟发现不少人感冒，打喷嚏，流鼻涕。交谈起来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，唉，这鬼天气。显然，这些感冒的人，都是被忽冷忽热的天气捉弄了。

天气依旧阴冷。许多人上了它的当，它似乎还不愿罢休，要将它捉弄人的游戏玩到底。眼前天气不也是这样吗？上当的不光是人，还有许多植物。暖了几日，不到开花时花先开了。花未开完，便被突如其来的寒风冷雨打落一地。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春日里，满地落英让人触目惊心。

香草美人

■ 安徽合肥 程耀程

在中国文学史、美学史上，把“草木”与“美人”联系在一起，从而创造香草美人这一文学形象，功在屈原。然而作为一个成语，却要等到汉代的王逸写《离骚序》，才浮出水面：“《离骚》之文，依《诗》取兴，引类譬喻，故善鸟香草，以配忠贞；恶禽臭物，以比谗佞；灵修美人，以媲于君。”王逸此话是说，《离骚》采用《诗》的比兴手法，以香草好鸟比喻贤臣，拿恶鸟浊物形容奸佞，用有德美人指代君王。在此基础上，后人单把香草、美人提取出来，组合为“香草美人”。古代文人心目中的香草美人，虽然有忠贞贤良之士的影子在里边，但终究还是内涵更丰富的文学形象。香草与美人，可以互比，可以合一，也可以是深藏于诗人心中的一份隐情，一种美好的寄托。

江汉自古土肥水美，一篇《离骚》，多香草（江离、芷……），多香木（木兰、椒……），率以“香草”概言之，其中也包括某些传说与神话中的草木，如扶桑、若木、琼枝等。至于美人，朱熹在《楚辞集注》里有说法：“谓美好之妇人，盖托词而寄寓于君也。”至于“迟暮”：“言但知朝夕修洁，而不知岁月之不留，至此乃念草木之零落，而恐美人之迟暮，将不得及其盛年而偶之也。”

《离骚》中的“美人”，究其本义，美乃壮盛，美人实是壮年的人，却被用来指代“信谗而齟齬”的楚王，但细细咀嚼“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迟暮。”担心美人也年衰，妙就妙在这个“恐”字，既可释为担心，也能视为模糊的推测、断定。也许一“惟”一“恐”的言外之意，弦外之音是：君本美人，奈何迟暮。你早已不似古时三王之美德无

瑕，别说兼容花椒与肉桂，佩带白芷和蕙兰，连众芳（群贤）环绕也不配！那么，屈原心底里的美人，到底是谁呢？

窃以为，芳草是个群体，包涵他培育的贵族子弟（三闾大夫就是负责贵族子弟的教育）以及他自己，而堪称美人的，则只有他自己。

屈原笔下的香草，不独生于江汉之间，也来自虚幻之境。它们统统为我而生为我而来。“纷吾既有此内美兮”，但我还是要披上江离与白芷，还要编织秋兰为佩饰。这不仅仅为了修饰美好的仪容，更为主要的，是心志的外化。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之所以如此，是“恐修名之不立。”我“攀木根”“贯薛荔”“矫菌桂”“索胡绳”，我这些不同于世俗的行为与穿着，是为了“謇吾法夫前修”（我效法的是先贤）。虽然因蕙纒（佩带蕙草）而遭贬逐，又因揽茝（采集白芷）而获罪，为此，我曾踌躇不前，但终于还是“步余马于兰皋”，我在长满花椒的山丘下略微休息，马上动手“制芰荷以为衣兮，集芙蓉以为裳”，我这样做，为的是“苟余情之信芳”，再怎么样，我也要保持情操的芳香。对我来说，重要的是“芳菲菲其弥章”，然后才能“将往观乎四方”天地间的香草，代表着圣洁，早与我的心志融会贯通，虽然遭谗遭逐，“岂余心之可惩”，是啊，我的心志，岂能被动摇被挫伤！天地间众芳，对我来说，既可衣，亦可依。有了众芳，纵然身处险境、濒临死亡，“览余初其犹未悔”，初心不改，恒心不变，“路曼曼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……这就是屈原笔下的“我”：香草美人。